

今年3月以来，湖南湘潭人廖红波为申请“三公”经费信息公开，起诉多个镇政府，但至今仅有3个镇政府较为完整地提供了相关信息。廖红波称，有官员不仅拒绝公开“三公”经费，而且称他在给政府找麻烦，“如果老百姓都来问东问西，政府啥事儿都干不成了”。

公开“三公”经费很麻烦吗?吃了几顿饭、出了几趟国、买了几辆车，就是几句话的事儿，犯不着矫情到打官司的地步。至于担心群众问东问西影响工作，更是多虑。先不说现在很多人还缺乏监督政府的意识，即使将来问的人多了，大可通过媒体、网络予以公布，不劳官员们费口舌。

一言以蔽之，官员们“嫌麻烦”是假，“怕监督”是真。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公共财

政研究所所长许光建所指出，有些基层政府对财政支出的管理极不规范，超支现象严重，“三公”经费规模过大，缺乏直面社会、直面市民和直面上级政府的诚意和勇气。

从行政伦理上讲，政府是公民联合聘请的大管家，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三公”经费，就好像主人要求管家报一下账，说说钱都花哪儿了，这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何况，《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亦有明确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

参与的；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信息应当主动公开。

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非但没有做到主动公开，面对公民申请还充满了傲慢和偏见。河南省南阳市青年王清对当地181个政府部门，提出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7项信息公开申请，许多部门没有实质性回复。

究其原因，在于信息公开制度的不健全以及缺乏有效问责，使其敢于对公民的正当申请说不。我国

现有的财政预算体系中，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设计中并没有专门的“三公”经费科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没有明确“三公”经费属于政府主动公开的信息。同时，尽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于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规定了“责令改正、处分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追究刑责”等问责程序，却鲜见有部门和人员真正受到处理。任何规定如果没有对责任的追究就会形同虚设。因此，信息公开的“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就

在现实中尴尬地调了个儿。

值得欣慰的是，将于今年10月1日起实施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公开“三公”经费预算、决算情况。但地方政府公开“三公”经费有了法律依据，这只是第一步。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从制度上明确“三公”经费的具体标准和统计口径，从执行上强化对不公开者的问责，使其对公众监督真正树立敬畏，才会少些“给政府找麻烦”的雷语。

光明日报（张枫逸）

我11省海域将实施无人机监测

中国海洋报 国家海洋局近日透露，我国海域无人机遥感监测试点工作已经步入收尾阶段。下一步，该局计划在全国11个沿海省（区、市）各建设一个无人机基地，每个基地至少配备一架无人机，负责监测省内管辖的海域，届时我国沿海各地海域将实施无人机遥感监测。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沿海开发力度不断加大、沿海地区用海需求日益增多，许多重点海域和重点项目需要进行多频次、高精度监视监测。无人机作为一种新型遥感监测平台，具有机动性强、便捷、成本低等特点，其所获取的高分辨率遥感

数据在海域动态监管、海洋环境监测、资源保护等工作中用途广泛。开展海域无人机遥感监视监测试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国家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提高了对重点海域和重点项目的动态监管水平，增强了海域综合管控能力。

据悉，开展无人机遥感监视监测试点是2012年全国海域管理的重点工作之一。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试点，海域无人机遥感监测工作进展顺利，已基本完成了国家海洋局设定的主要任务。目前已建立了一支业务熟练的无人机遥感监视监测技术团队。

七大水系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

人民日报 环境保护部日前公布了2012年上半年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和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状况。结果显示，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为轻度污染。

2012年上半年，环境保护部组织国家地表水环境监测网成员单位对我国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水系、浙闽区河流、西南诸河、西北诸河以及太湖、巢湖、滇池等重点湖(库)进行了

监测。结果表明：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水系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主要污染指标是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和氨氮。

七大水系中，长江和珠江水质良好，淮河为轻度污染，黄河、松花江和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为重度污染。与上年同期相比，七大水系总体水质状况无明显变化。

（孙秀艳）

佛山市容标准禁公共场所乞讨

羊城晚报 广东佛山市日前首次出台《佛山市城市容貌标准》(以下简称《市容标准》),禁止乞丐在公共场所出没。

新出台的《佛山市城市容貌标准》规定:“广场、车站、港口、码头、人行天桥、体育场馆、剧场、公园、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无人员乞讨、露

宿”等。

新规出台后，以往乞丐较为集中的旅游景点、天桥等公共场合，白天已难见乞丐的身影，晚上才有少数乞丐“顶风”现身。一位摩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会不时巡查，他们躲到别的地方去了。

8月22日晚上八点，北京火车站，离上车还有一个多小时，六岁半的刘宗波依然在车站前的广场上陶醉地摆弄着他的汽车玩具。

大概是为了让他手中的车开得更具挑战性，这个来自安徽芜湖的小男孩喜欢推着他的玩具车在随地摆放的行李和席地而坐的候车车乘客间钻来钻去，旁边的妈妈和奶奶则在行李旁静静地相对坐着，一言不发。

一个多小时后，这个家庭的祖孙三代人就将分别，奶奶和孙子将踏上回安徽老家的列车，回到家乡。妈妈和没能前来送行的爸爸则继续留在北京这个拥挤的城市。

独特的流动大军

在中国，像刘宗波一样的小孩或以千万计算。为了和父母团聚，在暑假期间奔向大城市。

这个独特的流动大军有一个亲切的称呼——小候鸟。临近开学，成群返乡的小候鸟们正在成为火车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这几天票特别难买，都赶上春运了。”刘宗波的妈妈本想为孩子和70岁的奶奶买个卧铺，但一直没票，只得买了硬座。

春节是父母回家团聚，暑假是孩子来城里探望父母。这是中国城乡之间一来一回的两次团圆。“如果不在暑假把孩子接过来，他一年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20天。”刘宗波的妈妈说。

北京“太无聊了”

刘宗波一直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看。直到去年，父母认为他已经长大、可以长途旅行，开始尝试在暑假把他从老家接到北京来团聚。

今年是刘宗波第二次来北京。刘宗波的爸爸妈妈在北京已经十多年，一直在做装修。这是一项不确定的工作，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经常是在城东做完一项工程，下一个项目又到了城西。

从7月9日来北京的44天里，父母陪刘宗波去玩的时间只有三天，在这三天集中逛了北京天安门、鸟巢、水立方等几个景点。在去年，刘宗波就去看过一次水立方，还拍了照片。刘宗波还把拍的照片拿给班上的同学看，“他们都说很漂亮。”小家伙不无自豪地说。

这次去水立方，刘宗波看到很多人在广场上放风筝，他也想尝试一下，可惜他的风筝在老家没带来。六岁半的孩子还体会不到父

临近开学，火车站里有一道令人伤感的中国风景——
返乡小候鸟 依依再别离

母在今年遇到的与以往相比更大的压力。“今年活特别少。”刘宗波的妈妈说。春节过来，他们夫妻两人有两个月没找到活干，“急死人了。”

刘宗波的爷爷奶奶年岁已高，家里的地都租出去了。夫妻两人的收入，是家里最重要的保障。

虽然已经来了北京两次，但到目前为止，刘宗波并不喜欢这个城市，“太无聊了。”这是他对这个城市的总结。

来北京的一个多月里，刘宗波除了那三天的观光之旅，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他和奶奶两人在家里看电视。这是一个大约有7平方米的小隔

间，位于北京的东北郊，一个和他们老家的乡镇差不多的地方。刘宗波既不可能去串门，也没有朋友一起玩，父母大多数时间还要去做工。

父母的无奈

刘宗波开车“开”累了，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也会问奶奶，他的好朋友回去了吗？那个孩子和他一样，也在这个暑假去城里找妈妈去了。刘宗波的奶奶也不知道那个孩子是否已经回去。“我们班的同学都到城里去了。”刘宗波说。

妈妈在旁边纠正说：“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大概有80%的孩子出去了。”刘宗波没有和妈妈争辩，而是又嘟嘟地开着他的小车跑开了。

刘宗波的父母也曾想过要把他带在身边。不过，那不但要增加一笔花销，夫妻两个还“只能一个人去上班，压力更大”。刘宗波的妈妈说。

刘宗波的奶奶已经70岁了，照顾六岁半的刘宗波还能应付过来，“现在孩子还听话，再大一点就不好管了。”“要是有能力落户，接过来还可以，像我们也不可能落户，把孩子接过来，将来上学转来转去，孩子是两头受罪。”刘宗波的妈妈说。

如今，每年寒暑假两次的探亲，成了小候鸟们和父母团聚的仅有的机会。刘宗波也经常会给爸妈打电话，但这种电话的交流总会有距离感。刘宗波如今更粘奶奶，“我们回去，给他搞点好吃的，他也很高兴，但我们走了，他也不会不适应。”刘宗波的妈妈说。

终于快该上车了，祖孙三代人提着行李向候车室走去，走出两步的刘宗波突然回过身来，拥抱了一下记者：“叔叔，再见！”

经济观察报（刘金松）

今年七夕，据说国内各大宾馆一房难求。你懂的。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那天有不少陌生人是通过某个手机软件相约共度佳节的。传说中的“神器”，可能是腾讯的“微信”、小米的“米聊”，也可能是由50人创业团队推出的“陌陌”，或是锁定16-22岁草根用户的“友加”，甚至中国移动的“飞聊”也具备“摇一摇”“小纸条”“附近的人”等功能，不放过任何一个用于与陌生人交友的机会。

热衷“摇一摇”的人有福了。自从个信互动(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2010年11月推出“个信”这款手机即时通信(IM)语音工具以来，国内移动IM领域的相关产品层出不穷，尤其当社交网络服务SNS和基于位置的服务LBS以及移动服务三者结合而成SoLoMo服务，可以随时让手机用户和特定位置的陌

手机定位社交应用工具目前都还处在跑马圈地的阶段
“摇一摇”：且看“神器”如何盈利

生人沟通。随着国人性观念的开放和宅男剩女的人数增加，“摇一摇”自然而然就成了一些SoLoMo工具的一大功能。

“摇一摇”的人舍得出房费，却未必愿意支付交友费。目前国内手机定位社交的应用工具没有一个是盈利的，都还处在跑马圈地的阶段。而互联网2.0时代最受关注的Facebook、Zynga等社交网络公司股票已现暴跌。SoLoMo模式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也许就像和一个手机聊友第一次见面那样充满风险。

今年8月初的一则财经界八卦新闻，间接给上线一年的“陌陌”做了免费广告。8月10日，一名女网

友微博透露，国内某基金公司已婚基金经理用“陌陌”与她“相约”。网友很快“人肉”发现男主人公是上海某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王某。此人不仅调情水平低俗，操盘水平也不咋地。网友不禁感叹：“终于知道为啥我买的基金总是不赚钱。”

在同类产品中，去年8月通过Apple Store上线的“陌陌”，其创始人唐岩坦承是“泡妞用的”，选择iPhone平台是设了一个高门槛。运营总监王力对记者表示：“我们不干涉用户间的任何正常交流，只要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但我们有严格的举报机制，一旦发送色情骚扰信息被投诉，会被直接永久封禁。目前我们已

经封禁了20多万个用户。”

由于手机定位社交市场在国内形成还不到2年的时间，所以无论是“微信”“米聊”还是“陌陌”，都同时面临着小公司们的个性化竞争，以及来自三大运营商的压力。很少有用户同时运用两款以上的同类软件，而且目前的软件有很多相似处，很多时候，用户主要看周围朋友用哪款，自己也就用这款软件，马太效应迟早会发挥作用。小公司则主要靠差异化竞争在这个新兴市场分得一杯羹。

以交友为目的的手机定位软件沦为“约炮工具”，这并不是开发团队的本意，这也许是一个好卖点，但



是太不上台面了。而且，这些“交友利器”已经成为诈骗、盗窃和强奸等案件的“钓鱼”工具。在盈利模式尚未确定的情况下，此类软件的路却可能越走越窄。

金姬
(更多内容详见新一期《新民周刊》)